

世代传唱的女英雄之歌



阿甲

早在2012年,《花木兰》最初版本出版的两年前,我就有幸聆听蔡皋老师详细介绍现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创作思路,当时我兴奋不已,对蔡皋老师许诺,等书出版后,我要为她完整地唱一遍《木兰辞》,因为这首北朝民歌真的是一首可以唱的歌,而这个版本恰好是严谨地以原诗作为文本,文图配合,相得益彰。

花木兰的故事有许多当代的改编版本。而图画书故事,近年来也有多个版本问世,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秦文君与郁蓉合作的《我是花木兰》,还有叶俊良与克莱曼斯、波莱合作的法国版《花木兰》。无论是电影,还是图画书,改编者颇专注于对这位古代女英雄加上一些现代元素,力图探究更适应当下的女性意识。相对而言,蔡皋版《花木兰》最原汁原味,试图回到更为乡土民间的情境中,体验那

首女英雄之歌带来的长久感动。

蔡皋的画混合着传统文人画、民间绘画和稚拙的儿童画的趣味,同时相当娴熟地运用图画书叙事语言。故事从前环衬页就开始了,淡雅的山水画背景中,骑骏马奔驰的武将将会带来一个怎样的故事?版权页上那个纺纱的姑娘是谁?书名页上挂着拐杖的老父在看什么,旁边偷看的姑奶奶又是谁?翻到正文页,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《木兰辞》开始唱响,画面中是一个温馨的五口之家,偏暗的棕褐色是泥土的色调,看起来是靠辛勤劳动而丰衣足食的农家,但平和的气氛被父亲正在磨的一把剑破坏了。我们知道,战争正在临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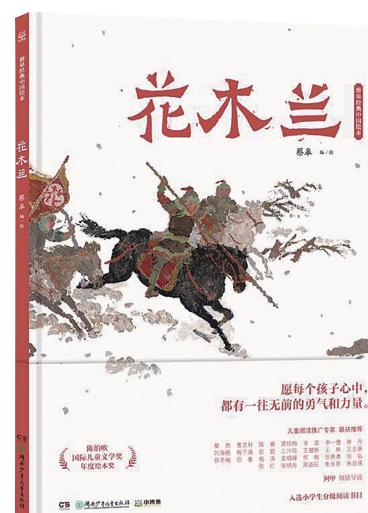
在讲述这样的传统故事时,蔡皋并没有选择轻巧地省略对生活环境的描绘,而是尝试细致地还原细节,农舍、床榻、桌椅、农具、纺织机,庭院、花草树木……能做到这一点,多少得益于她多年的乡村教书经历,也因为她打心眼里热爱乡土。看蔡皋画的传统故事,在这样的体验中会增长很多见识。她还颇在意还原乡间的风土人情,木兰宣告辞行时会请父母坐下,返乡见到父老乡亲会拱手作揖,而那些孩子们,很自然地表现出天真活泼的情感。

但艺术家并不简单停留在带有一定写实

性的还原上,她很擅长选择一些特定事物作为符号,阐发颇具象征色彩的意义。比如在“旦辞爷娘去,暮宿黄河边”那一幅对开页,画面左下角是一扇门,画面下方中间是土灶,画面中间偏左处是一口井,散在画面多处的是光秃秃的树——门、井、灶与树,都是家的象征,在这里与集合出征的队伍相对应,构成了一幅“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”的悲凉场景。与之相呼应的是木兰返乡的那幅画面,此时我们又看到了那口井,井旁的桃树开花了,落英缤纷,花瓣飘落在人们的身上。这似乎象征着复苏与希望,但村里可以见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老人就是孩子,可以想见这场和平的代价有多大。

最喜欢看木兰在闺阁中换装的前后两幅对开页,它们都采用了异同构的表现手法,将不同时做的几件事都集中在同一个场景中。前面因“昨夜见军帖,可汗大点兵”,想到老父和小弟都无法从军,木兰毅然换上了战袍,后面回到家“脱我战时裳,著我旧时裳”,画面的布局一样,细节却有许多不同,需要读者用“找不同”游戏的心情来比较,在这个过程中先抑后扬,然后到下一页“出门看火伴”,将情绪推向高潮。

在蔡皋版的《花木兰》中,没有特意挖掘现代意义的女性主体意识,但她在努力还原



某种延续至今仍然真实可触的生活场景,展现自古以来就自尊自强的女性典范。在这个意义上,它同样具有当下性。

在这首女英雄之歌的收尾处,“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”,双兔嬉戏之地看起来颇眼熟,可能是花木兰所在的村落一角,也可能是那个桃花源。如果不信,看看后环衬页吧,画面中间的小桥上,是不是“见渔人,乃大惊”一幕的再现?实际上,在蔡皋的多部传统题材图画书中都会闪过桃花源的影子。那样和平美好的生活,应该也是花木兰的理想吧。

(《花木兰》蔡皋编绘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)

我读经典

周云武

人在不同的年龄读同一篇文章,感受会不一样。过去读老舍先生的散文,和今天读老舍先生的散文,感受差距就很大。

记得王蒙先生曾说过:我认为《茶馆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好的作品,不煽情、语言平实、口语化,却最能表达深刻的情感,能让人落泪。

《茶馆》是老舍先生的话剧作品,不是散文。但一个人的文字,尤其像老舍这样的语言大师,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,便一眼可识,只见其文而不见其名也可断定是他的手笔了,无论哪种文体。

“语言平实却最能表达深刻的感情”,这也是老舍先生散文的特色。

可能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,年轻时轻视平实语言,后来慢慢懂得,以平实而简洁的文字写出美来,才是真功夫。

老舍先生描写内蒙古的一段文字:“四面都有小山,既无奇峰,也没有古寺,只是那么静静地在青天下绣成一个翠环。环中间有一条河,河岸上这里多些,那里少些,随便地长着绿柳白杨……河岸是绿的。高坡也是绿的,绿色一直接上了远远的青山。”

这段文字的平实,一是平实得真实。这样的场景我们似曾相识,甚至多次遇见。二是平实得精准。整个画面描写下来,不多一字,不少一字。三是平实得贴切,场景不奇,文字也不奇,是朴实世界的生活再现。四是平实得空旷,有细微的描述,也有空旷的视野,把读者的视角拉开了,将由近而远的美尽收眼底。五是平实得流动,本来是静态的描写,却通过“绣”“随便地长”“低着头吃草”等动感文字,让读者读出了流动的姿态和这姿态中的美。

二

飞鸟虫鱼,树木花草,人物交往,家庭琐事等,都是老舍先生的散文题材。这些小题材文章,不能说篇篇经典,却也称得上大多精彩。小题材司空见惯,写起来当然顺手一些。也正因为其小,写好便更难。

老舍写过母亲,他在《我的母亲》中写道:“去年一年,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。我疑虑,害怕。我想象得到,如有不幸,家中念我流亡孤苦,或不忍相告……我接到家信。我不敢拆读。就寝前,我拆开信,母亲已去世一年了!”

文字中我们读得出,老舍先生对母亲的爱,牵挂、担心、猜测、害怕,跃然纸上。他在文章的结尾则直抒胸臆:“我之能长大成人,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。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,是母亲感化的。我的性格,习惯,是母亲传给的。”

当然,写小题材,用平实语言,也总不能只见落泪的单种情感,所谓七情六欲,人的感情是极为丰富的,文字的表达也要极为丰富才行。

先生写小猫有一段话:“昨天,我起来相当地早,一开门咪咪骄傲地向我叫了一声,右爪按着个已半死的小老鼠。咪咪的旁边,还放着一大一小的两个死蛙——也是咪咪咬死的,而不屑于去吃……”这种文字,传达给读者风趣、惊喜、满足等情绪,让人愉悦或发笑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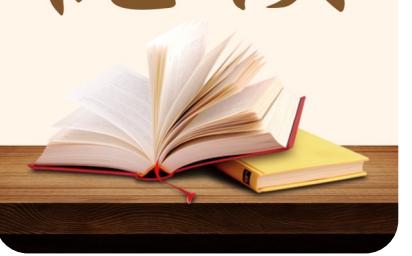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有观点认为议论破坏了散文的美。其实不然,议论本身也能很美,而且如果出现得及时,议论得恰到好处,只会增添文章的美。老舍先生的散文里就不乏议论。

如在《吃莲蓬》一文,开头就是一段议论:“少见则多怪,真叫人愁得慌!谁能都知道?就拿相对论说吧,到底怎样相对?是像哼哈二将那么相对,还是像情人要互吻时那么面对面相对?我始终弄不清!”

老舍先生的散文不说议论是其一大特色,至少是常有的。而且,读先生的散文,还不能不被其中的精辟议论所吸引和折服,有醍醐灌顶之功效。比如《小病》中的议论:“生活是种律动,须有光有影,有左有右,有晴有雨;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。”这样的警策之言,多少年来不知被引用过多少回!

其实,散文中的议论,自古有之。一直被誉为优美散文的《兰亭集序》,第二部分就有悲叹人生、抒发感情的议论。还有像唐宋八大家的许多美文,也夹杂着精彩的议论,流经千古而永恒闪光。

悦读



以工匠精神写作中国工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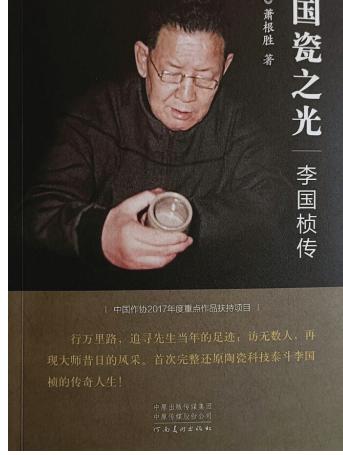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长篇报告文学《国瓷之光》

甘建华

河南知名报告文学作家萧根胜,我是先读其文后识其人。2013年冬天,我第一次读到他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青海长云——一个高原铁道兵的青春记忆》。两年后的10月下旬,我到济南参加全国报告文学创作年会,得以结识这位高大魁梧的中原汉子。4年后的夏天,与其再度相遇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,他说正在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陶瓷工艺大师的报告文学,所以无法参加一些集体活动。今年3月底,我赴北京参加中国散文文学换届大会,巧遇住在同一家宾馆的萧兄,得知其新著《国瓷之光——李国桢传》已

经出版。

《国瓷之光——李国桢传》书中的传主是驰名中外的陶瓷界泰斗。李国桢1917年



出生于河南郏县,1944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化工系,曾任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主任、高级工程师。他一生致力于中国陶瓷事业的发展,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主要瓷厂和窑口,参与编著《中国陶瓷史》,出版了《中国名瓷工艺基础》等专著,发表重要学术论文60余篇,是大家公认的中国陶瓷工程理论奠基人。他对景德镇瓷器的结构和特点,对原料、坯釉配方及釉上、釉下彩料进行了化学分析和研究,恢复了数十种失传的名贵色釉,并试制成功一批高质量的精细瓷器和出口陶瓷。他研究恢复了传统名瓷龙泉青瓷和耀州青瓷,并已成批生产。业界称他为“窑神”和“陶瓷王”,一点也不过誉。

萧根胜本来是一个陶瓷外行,为了写好这本书,不耻下问,好学不倦,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,时至今日已经可与陶瓷学院教授、陶瓷企业专家探讨专业问题,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敬服不已。他沿着李国桢先生65年间有据可查,有文记载的工作、生活过的地方,拜访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当事人,总行程当在四五万公里间。他曾扼腕谈到这样一件事情:改革开放以后,李国桢先生曾在潮汕枫溪瓷区指导研制出口瓷,萧根胜为此先后三次到访,由于国企倒闭、外商撤资、员工散伙、史料佚失,原定写作《春天的故事》这一章,最终遗憾地没有如愿。

还有一个事情必须提及,这部50万字的著作全靠手工书写,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几易其稿,导致作者的视网膜脱落,先后做了两次手术,终以工匠精神塑造了一位中国顶尖级工匠。那天研讨会上,萧根胜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:“写《国瓷之光——李国桢传》是穿越历史、回望巨人、走近崇高的实践,也是我的精神人格不断提升的一个极好过程。”

我并非中国陶瓷界人士,之前并不知李国桢先生的大名,但在京城当夜我批阅这本书时,猛然想到曾经参观过的湖南醴陵国光瓷厂。醴陵陶瓷产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与江西景德镇、福建德化同为全国三大瓷都之一,也是世界釉下五彩瓷的原产地。国光瓷厂是醴陵标志性企业。

果然,书中第二十章《一切答案在现场》,写的就是国光瓷厂建厂以来,李先生曾经多次到过那儿。1965年初,李国桢与他人合写我国第一篇关于出口瓷质量的科技论文《我国出口瓷质量鉴定和初步分析》,用各种科学数据表明我国出口瓷质量已赶上甚至超过日本硬质瓷,对国光陶瓷扩大出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对全国此后几年出口瓷数量的不断攀升产生了极大影响。国光瓷厂能够成为全国轻工系统的一面旗帜,也倾注了李国桢的不少心血。

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,国光瓷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败下阵来,遂问计于远在北京的李国桢大师。1998年国庆节过后,在费明仪厂长的诚挚邀请下,李国桢来到凤凰山下、渌江岸边的国光陶瓷集团公司。他先用一天多时间走遍所有车间,经过全面调查,摸清了这个厂的“病灶”,与大家探讨病因病因,提出技改方案。时过多年以后,醴陵瓷厂的工友们,依然记得他那魁伟的身影,及其发微卷,脸微笑、背微弓、手微抖的模样。

(《国瓷之光》萧根胜 著 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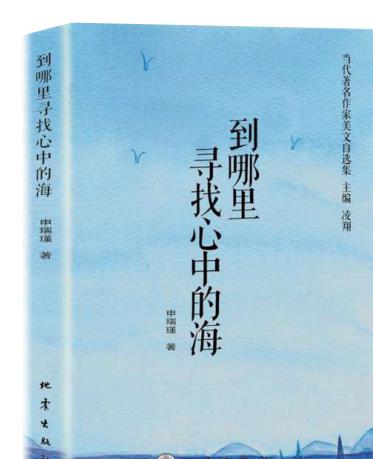
李国桢传

李国桢著 河南美术出版社

《黔城雨巷》不但描写了清明期间雨巷别样的景致,更是推荐了众多的黔城美食。如“在古镇的背街小巷,有我最喜欢吃的绿豆面、凤氏春卷,还有一些餐馆的鳜鱼做得地道。”读了《额尔古纳河边的垂钓》才知道,界河边原来还可以钓鱼呀。想当年,我看到那庄严肃穆的铁丝网时,吓得都不敢靠近,竟然错过了这么刺激的事情。

她是一个人格独立且个性鲜明的人。据说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,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,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而我们的人生总是被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了脚步,身体里那种让人快乐、积极的被唤做多巴胺的激素最终慢慢消失殆尽。最让我羡慕的是《喜州看海》中“冬天,我寻思找个地方取暖,不知谁说了句:不如去洱海”怀化到昆明的高铁通了,车程才三个多小时呢!我觉得是个好主意,当即在网上订了高铁票。上了高铁,我才敢给老公发短信……“瞧这先斩后奏的操作,明显不是第一次啊。”

她还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思想的作者。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写得既日常又脱俗,在《怪石峪的佛》中她写道:“站在怪石群前的一堆人,发出惊呼声,我也仿若被一种神秘的气场拽进了与烟火尘世截然不同的世界。”《梦幻三清山》中的一段话更是戳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:“若时光可以倒流,我愿意回到千百年前,成为金庸笔下的



女子,跟我的张无忌生活在那个世外桃源,不惊羡盛世里的繁华,远离浮尘里的喧嚣。只要,只要他一生为我画眉。”

申瑞瑾在踏遍万水千山之后,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固执地爱海。在《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》中,“期待地球上的子民,无论什么人种何种肤色,都跟息息相通的海洋一样融合团结。”“我甚至花了半辈子的时间,在千奇百怪的人面前,学会了避让、接纳、包容。”对海的喜爱“从少年到中年,目光始终不曾游离。请允许我在学会了圆融之后,还保留心中最纯粹的蓝。”

真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早日寻找到心中的那片海。当海浪拍打沙滩,面朝大海,感受滚滚红尘间的万种风情时,你肯定跟作者一样会忽略海的颜色,只把目光投向海的深邃与宽广。

(《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》申瑞瑾 著 地震出版社出版)

读有所得

面朝大海,感受滚滚红尘

——读《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》有感

甄钰源

《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》是一部游记类的散文书。穿梭在作者申瑞瑾的清新、细腻而雅致的文字里,一种或日常或浪漫的情怀开始在纸上流淌。即使不出门,读着她的书,也可以随她一起去新疆感受塞外烽烟,去七彩云南看海,去江南古镇听雨喝茶……

申瑞瑾是一个心怀大爱的人。旅行途中,她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问题。如《莫日格勒河畔的怀想》中关于游牧的描述,“我们要固定在一地,大地母亲就会疼痛。我们不停地搬迁,就像血液在流动,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。”在《七月的库赛木奇克与赛里木湖》中,她有着这样沉重的担忧:“当某一天彻底断流,河床此后的悲伤显而易见。”

其实这本书里的好多地方我都去过,却真的只是单纯地去过而已。而她,每去一个地方,总是细致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、历史背景,并发出这样的感叹:“草,是春风吹又生的草;河流,还是从前的河流。”每次离开总是满怀的不舍和惆怅:“唯剩一支长调,在我心头反反复复。”

她是一个细心且充满温情的人。这本书就是一本详细的旅行攻略,对每一个地方的风景和美食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她在《界河的白桦林与村庄》中这样写道:“我历来喜欢追溯一条河流的源头与归宿,就像热爱追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。”